

◎中国古典文学故事◎

# 窦娥冤·王昭君

王寅明 姜山龄 编著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

# 窦娥冤·王昭君

王寅明 姜山龄 编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窦娥冤·王昭君/王寅明,姜山龄编著. —2版, —西安:陕西旅游出版社, 2007. 6

(中国古典文学故事)

ISBN 978-7-5418-1466-2

I. ①窦…②王… II. ①王…②姜… III. 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5548 号

---

封面设计: 任晓强

责任编辑: 王 何

出版发行: 陕西旅游出版社

(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邮编: 710061)

电 话: (029) 85252285

网 址: [http://www. QQQbooks. com](http://www.QQQbooks.com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710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70

字 数: 1400 千字

印 数: 1-5000 册

版 次: 2008 年 11 月第 3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ISBN 978-7-5418-1466-2

定 价: 135. 00 元 (共 5 册)

##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编辑委员会

编 委：王 瑾 王 鸥 王 何  
田润菁 刘虎澄 周建顺  
李 岩 陈 皓 陈云曼  
陆 琦 姜山龄 何胜荣

## 前 言

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，古典文学是一株生长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瑰丽奇葩。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哺育了她，使她璀璨夺目，馨香四溢。

作为古典文学之一的戏剧艺术历来是被当作高台教化的工具，是移风俗、正人心的形象化的手段。千百年来她以褒善斥恶，扶正祛邪的人道主义精神，优美的民族形式培育了我们真、善、美的民族文化精神。

任何轻视自己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将无力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；否定或漠视我们民族文化中真、善、美精神的继承，无异于挖掉自己的根。失去了根，还谈什么花繁叶茂！基于这个想法，我们约请了一批专家、学者将一些优秀古典戏剧等改写成通俗故事，编辑这套《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》分辑分批推出，以飨读者。意欲以此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。

由传统的戏剧剧本改写成通俗故事，必然会失去传统戏剧以抒情见长，诗化了的叙事的许多韵味，但对广大不谙熟古典戏剧，而且阅读中又有不少语言障碍的青少年读者来说，自有其情节紧凑，通俗易懂的长处。阳春白雪自然很好，下里巴人也确不可少。

改写，无异于带着枷锁的舞蹈。在改写中我们尽力忠实原著，以求历史的真实，以便引导读者窥庐山之真面目；又不能不照顾到文体规范，而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更动、丰富，以求细腻地刻划出人物性格，并增强其故事性，虽改有所本，亦绝不敢掉以轻心。

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其所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之反映，必然打着时代的、阶级的烙印，或明或暗地宣扬着那个时代的统治意识，比如对忠孝节义的宣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以当代的眼光给予批判地继承，作出一个历史的美学的评价，绝不会、也不应全盘去接受。

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戏剧流传千百年，其间为种类繁多的剧种加以改编演出，在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有些改编本的影响往往超过了原著。这次改写中我们曾广泛参阅了各种改编本，也参读了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文章。这对我们的改写工作无疑大有裨益。在此我们向先贤和同仁们致以衷心谢意。

将古典名著从新的角度改写为中篇通俗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个尝试。我们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委会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前言 ..... | (1) |
|----------|-----|

## 窦 娥 冤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 .....  | (3)   |
| 二 人生自古伤离别 .....  | (10)  |
| 三 两小无猜小夫妻 .....  | (19)  |
| 四 洞房惊梦 .....     | (28)  |
| 五 好人命不长 .....    | (34)  |
| 六 媒人踢断了门坎 .....  | (40)  |
| 七 施恩强要图报 .....   | (44)  |
| 八 赶不走的无赖 .....   | (48)  |
| 九 张孛老李代桃僵 .....  | (54)  |
| 十 来了衣食父母 .....   | (59)  |
| 十一 两个探监人 .....   | (66)  |
| 十二 不愉快的会见 .....  | (70)  |
| 十三 死别时的生祭 .....  | (74)  |
| 十四 三桩誓愿全实现 ..... | (77)  |
| 十五 来了钦差大臣 .....  | (79)  |
| 十六 老亲家重逢 .....   | (87)  |
| 十七 法网难逃 .....    | (92)  |
| 十八 三年久旱逢甘雨 ..... | (96)  |
| 十九 窦娥冤情成戏文 ..... | (104)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| (107) |

## 王昭君

|   |      |       |
|---|------|-------|
| 一 | 汉皇寂寞 | (111) |
| 二 | 地灵人杰 | (117) |
| 三 | 选美索金 | (122) |
| 四 | 按图宠幸 | (136) |
| 五 | 琵琶抒怨 | (144) |
| 六 | 琴瑟和鸣 | (156) |
| 七 | 叛逃献图 | (166) |
| 八 | 割爱和亲 | (171) |
| 九 | 灞陵伤别 | (183) |
| 十 | 凤凰悲秋 | (191) |
|   | 后记   | (206) |

中国古典文学故事

# 窦娥冤

根据〔元〕关汉卿同名剧本改写

王寅明 编著



## 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

元代的楚州城及城郊山阳县,今名淮安,乃是西汉的开国元勋淮阴侯韩信和南宋的抗金女英雄梁红玉的故乡。古城座落在江淮平原的淮河岸旁,是贯通中华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重要口岸。从城市中心的制高点的镇淮楼上放眼眺望远处,只见大平原莽莽苍苍一望无边;大运河上百舸争流,帆影片片,十分壮观;再看近处,只见鳞次栉比的大小街道如棋盘一样,横顺有序,交差排列。街道上绿树成行,店铺林立,店旗招摇。行人们你来我往,各为生计奔忙,十分拥挤。

这年的三月三日清明节,是传统的祭祖日。早晨的天空,飘起了毛毛细雨。祭祖扫墓的人们,打着雨伞或戴着雨帽,三三两两地手提着盛满了美味佳肴的竹蓝提筐,出城去为祖先扫墓。他们在远郊的坟地挂上了白幡,点燃香烛,摆上酒肴,烧着纸钱,跪地叩头,寄托着不同的哀思。

傍午时分,一个三十出头的大个瘦汉子,身穿打有补丁的青布长衫,头戴蓝布方巾,身背一个褡裢。他快步走到闹市的一家烧腊铺内,高声喊道:“老板,来一斤猪头肉!”

柜台内脑满肠肥的矮个子胖老板应声说道:“窦秀才,你买肉也是为了拿去祭祖上供吗?”“嗯。”被叫着窦秀才的汉子名叫窦天章,乃京兆长安人氏。因家乡遭了年馑,又死了妻子,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,不得已才带着三岁的女儿,离乡背井地辗转流落到了这鱼米之乡的楚州山阳县。他幼学儒术,满腹才学,但生不逢时,万卷诗书不济贫,仅靠在街头卖字为生。

自来客地一晃就是四个年头。此刻,他回答着胖老板的问询:“是呀,今天是清明节嘛!”同时就从长搭裢中掏出了几文铜钱。

“窦秀才,再买一只烧鸡吧!光猪头肉太寒酸了。祭了祖,上了供,还不是你们父女俩吃进肚里去了。”胖老板在适时地招徕生意。

一身清瘦,面皮发黄的窦天章叹了口气说:“老板,你说得是好,可在下囊中羞涩,今儿个半天了,仅卖了一幅字呀!”

胖老板见他的一付寒酸相,便十分同情地说:“嘿,这个世道,文墨不值钱嘛!我看你那营生就是不太好,还养着一个女儿也怪可怜的。”

窦天章手提了一斤纸包的猪头肉,冒着细雨走到城东一个小巷的低矮的门檐前,举手敲门。木板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。一个衣衫破旧、年方七岁的小女孩

一头扑进了窦天章的怀里，撒娇地叫道：“爹爹！”

“端云，让爹爹亲亲你！”窦天章俯身亲了亲女儿寒冷的小嘴唇后，就牵着她进入了内室。

这是他客居异地租来的一室一厨的旧屋。卧室内仅有一床一桌两椅。一切陈设都很简陋，惟有满床满桌的书籍最为突出，给人以一种家有藏书不算贫的文雅感觉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小端云很懂事，一进房就给爹爹倒了一杯热茶，亲切地问候道：“爹爹，你累了吧？喝茶。”

窦天章放下褡裢内的文房四宝和刚买的猪头肉，一边喝着茶水，一边微笑着问道：“端云，这半天你在作什么？没出去和小朋友们一起藏猫猫打弹子？”

“邻居的小朋友们都出城扫墓去了。我在家背会了你昨夜晚间教给我的两首唐诗。”

“好哇！”窦天章知道女儿很听话，通过教她背诵诗词，同时也教她认识了不字。他见女儿认真的样子，就说：“你背给爹爹听听！”

“行！”小端云当即站好，凝神想了想，认真地吟诵了起来：

锄禾日当午，  
汗滴禾下土。  
谁知盘中餐，  
粒粒皆辛苦。

“好！”窦天章拍手夸奖：“我娃的记性真好，再背第二首吧！”

小端云受到了鼓舞，眨巴着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想了想，又背诵了第二首：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  
路上行人欲断魂。  
借问酒家何处有？  
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清明节被称为扫墓节，又叫鬼节。窦天章听了，不由想起了自己的亡妻，西望长安不见家地，就闭口不言了。

小端云见了，还以为是自己背错了字句，就问道：

“爹爹，是不是我背错了，你教我吧！”

“好娃哩，你很聪明，你背的没有错。今天正是清明节，我们该祭奠你妈妈了。”

“啥叫祭奠？我不懂。”

“就是上供烧纸钱，请你妈妈吃好的东西。”

“妈妈能吃到好的东西吗？”

“能，能。”

“好！我要请妈妈吃好的东西！我时常想念妈妈！”

“你三岁时就丧了母，亏你还想得起她！”

“这都是爹爹经常教育我的嘛！”

“来来来，我们让你妈妈，也来同我们一道过节！”

窦天章说着就用笔在白纸上写下了“亡妻窦秦氏之灵位”八个大字，贴在了屋子正中当作了灵牌。然后，他又在书桌上摆起了香案，点起了香烛，把猪头肉放在菜盘内作为供品，以茶代酒，开始了祭奠仪式。他掸掉身上的灰尘，整了整头上的方巾，洗净了双手，恭恭敬敬地往西面的长安方向作了三个长揖道：“端云她妈，你歇息得好吗？我祝你的灵魂早升天界！希望你保佑我们父女岁岁平安，万事如意！”

接着，小端云也学着爹爹的样子作揖，并焚化纸钱。窦天章说：“你不光作揖，还要叩头。”

小端云不理解地问：“为啥呀？”

窦天章耐心地解释说：“因为你是晚辈，你妈妈生养了你呀！”

小端云规规矩矩地跪下，叩了三个头后又问道：“我妈妈是个啥样子？我咋想不起来了呢？”

“你妈妈长得和你一个样样呀。”

“和我一个样样是什么样样嘛？”

“鹅蛋脸，尖下颏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小嘴唇，和我女儿一样，又漂亮又逗人爱呀！”

“我，我要我妈妈！”

“你妈妈已经死了四年了。”

“死了就不能再活转来吗？”

“是呀，人死了就不能复生了。”

“那她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“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。”

“另一个世界在哪里呀？”

“在、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！”

“你领我去找她吧！”

“那，那是找不到的呀！”

“我不管，我要妈妈！人家的小朋友都有妈妈。”

面对天真幼小的独生女儿，窦天章的心都要碎了。他一把抱着女儿，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，滴落在女儿的小脸蛋上。是呀，幼年丧母是人生的三大不幸之

一。小端云才三岁,正需要母爱的温暖的时候,天灾人祸和贫穷疾病,却夺走了她年轻妈妈的生命,从而使她成了一个可怜的无母之女,成了个可怜的孤儿。这时,窦天章回忆的闸门打开了。他仿佛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古都长安。在城东的浐河岸畔有三间土屋。他和妻子秦妮一起过着耕读传家的日子。妻子出身农家,粗通文墨。过门一年就生下了端云。妻子勤劳节俭,地头与炕头均是一把好手。她还会剪纸,一把小剪刀可以剪出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和戏剧人物,贴满了自家和邻居家的大小门窗,美化了周围的环境。团转十里地,无不夸奖她是一个巧媳妇。作丈夫的是一个文弱书生,整天忙于诗词歌赋,一心迷信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热衷于求取功名。作妻子的全力支持他,就把地头与家务活全都包揽了。日子虽然清苦,生活还能过得去。夫妻俩闲时逗弄长得和母亲如一个模子中刻出来一样的小端云,自有很大的乐趣。可是,好景不长,小端云长到三岁时,长安地面遇上了百日大旱。地头的庄稼全被如火一样的烈日晒死了。夏粮与秋粮都颗粒无收。秦妮为供丈夫读书,为养三口之家,典当尽了出嫁时的一切首饰和值钱的衣物。每天,她都尽可能地让父女俩吃干的,自己却偷偷地喝稀的,甚至吃难以下咽的粗粮与树皮。慢慢地,她红润丰满的面颊变瘦了,变黄了,得下了浮肿病。脸上和腿上一压就是一个深坑。可老天还是天天都是毒热的大日头,晒得地皮冒烟象要着火似的。就这,如狼似虎的官府除了到龙王庙去求雨作个样子外,还是不断地派差役下乡来催收各种苛捐杂税。有一次,在无钱又无粮交捐的情况下,两个公差竟然毒打了求告缓期的窦天章,也毒打了病卧在床的秦妮。窦天章挨了打还不咋样,因为他虽然体弱,但还无病无痛。病中的秦妮挨了打却如雪上加霜。就在公差走了的当天晚上,秦妮含恨去世了。临死前的回光返照时,她拉着丈夫的手说:“端云他爹,俗话说,树挪死,人挪活。今年已经收成无望了,捐税又交不起。公差他们还会来的。你们父女俩逃荒去吧!端云娃真可怜,你一定要好好照看她,把她拉扯大,找个好人家。我在九泉也就安心了!”

窦天章草草掩埋好了妻子的遗体,就一头担着他的四书五经和简单的行李,一头担着三岁的小端云,伙同众多的穷乡亲一道踏上了逃荒逃捐税的道路。他以卖字画为生,沿着东去的大道,出潼关,经洛阳,汴梁,过徐州,辗转来到了较为富庶、没有天灾的楚州首县山阳,这才安下身来停止了流浪。

北关外有一个孀居的寡妇,人称蔡婆,丈夫去世后与一个小儿子蔡昌宗相依为命。蔡婆长得矮小瘦弱,为人善良,也很懦弱,遇事总是绕着走,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着头。她没有田地和商号,手头有点遗产,靠放债收利过活。经人介绍,蔡婆就借了二十两银子与窦天章,写下借据文书,议定一年后利息加翻。窦天章明知利息太高,但咬着牙也要承受——就靠这银子在一条小巷内租了一室一厨两间房子安下了窝。他白天上街,在镇淮楼下摆摊设点卖字卖画,晚上就苦读诗书,直至深夜。小端云呢,就象放羊一样地与邻居孩子一块玩耍,或与爹爹一道

到街上去混光阴。穷秀才又作爹来又作娘的日子真够可怜。有人劝他续弦娶妻,他摇了摇头苦笑着说:“谢谢你的好意。学生我一来是养不起,二来是怕有了后娘亏待了我女儿,三来我还要专心攻读求取功名哩!”就这样,父女俩相依为命相濡以沫,一晃就过去了四个年头。小端云也象一棵苦苗苗一样,长得有桌子那么高了。她在爹爹的苦心教育下,从五岁就开始念书识字,尤其是爱背诵唐诗宋词,受到了邻居的夸奖,也受到了爹爹的疼爱。她记得每年的中秋节,年节和清明节,爹爹都要祭奠妈妈,并且叫她朗读“独在他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诗句。“思亲”不就是想妈妈吗?她多么希望妈妈能回来呀!……窦天章当然给女儿找不回妈妈。他从怀中取出二尺白绸,递与女儿道:

“来,爹爹与你扎两个蝴蝶结。”

“谢过爹爹!”小端云高兴地坐在了爹爹的怀中。父女俩的心贴得很近很近。

窦天章先用木梳梳好女儿浓黑的头发,扎成了两个羊角辫,然后又用白绸在羊角辫上扎上了两个大蝴蝶结。小端云取来一面小镜子一照,不由高兴得直跳:“好呵,我有了两只大蝴蝶啦!我要飞啦!”

“飞吧!飞吧!飞得远远的,飞得高高的,我的女儿就成了天上的仙女啦!”窦天章乐得抱起女儿高举过头顶,用力往上扔后又小心地接着。小端云开心地“咯咯”直笑。父女俩都暂时忘掉了端云妈而共享了天伦之乐。

接着,父女俩就用午饭。作爹的直往女儿碗中夹肉。作女儿的又夹回给爹。因为今年的收入不好,为了还蔡婆的债,父女俩已经好久没吃肉了。所以一再地推让。推来推去,没完没了。最后还是窦天章说话了:“端云呵,你年纪小,正在长身体,要多吃点肉,快长大成人。你成了爹爹的帮手后就好了。”

小端云忽闪着两个大眼睛,天真地发问:“多吃肉,就能长得快吗?”

窦天章点了点头:“爹爹还能骗我娃吗?快吃吧,吃了饭,爹爹还要上街去摆摊哩!”

“嗯。”小端云就懂事地大口大口地吃起肉来。她吃得很香很馋,连掉在桌上的一点碎肉碴都不放过。一旁的窦天章看了感到又高兴又惭愧。高兴的是:女儿有了肉吃,解了馋。惭愧的是:作为人父,自己太无能了,竟然让女儿多时沾不到荤腥,馋成了这个样子。

吃完饭,小端云抢着去厨房刷锅洗碗。她的个头太低,就站在个小凳上操作。窦天章就抓紧时间躺下午休一会儿。他太累了,一闭眼就打开了呼噜。

小端云在厨房里忙毕回到卧室,见爹爹已经和衣而卧,怕爹爹凉着,就轻轻地给爹爹盖上了被子。之后,她又站在书桌前,打开了砚台,磨开了墨水。她见窗外的小雨还在如轻纱一样地下个不停,就照着桌上一本书上的唐诗,挥笔在白纸上歪歪扭扭地书写了起来:

好雨知时节，  
当春乃发生，  
随风潜入夜，  
润物细无声……

“梆梆梆!”屋外有人敲门。

“谁呀?”小端云停笔轻声地问,生怕吵醒了爹爹。

“窦秀才在家吗?”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小端云急忙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矮小瘦弱的中年妇女。她头缠蓝色头巾,身穿大襟罗衣,小脚上穿的是青布鞋。一双忧郁的眼睛带着几分祥和。小端云认得这是蔡婆婆。爹爹时常背着自己去她家借钱或还钱。小端云见她衣服上沾着雨珠,就很有礼貌地说:“蔡婆婆,我爹在家,你请进来吧!”

午休片刻的窦天章醒了,连忙起身迎接客人。小端云麻利地收起了书桌上的笔墨纸砚,与客人送来了一杯茶水说:“蔡婆婆,你请用茶。”

蔡婆仔细打量着小端云,爱怜地说:“这娃真懂事,真乖!”

窦天章请客人坐下后,就客套地问道:“蔡婆婆,你家扫过墓祭过祖了么?”

“毕了毕了!”蔡婆是来讨债的。她寒暄了几句后,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:“窦秀才,去年清明节前,你借我的二十两银子,今天又到期了。”

窦天章早就知道她的来意,脸红地说:“蔡婆婆,我往年都是按期归还本利,‘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以’嘛!只是,只是今年生意不好,你再宽限一个时候吧!我是个读书人,知书识理,不会有钱不还,故意赖账的!”

蔡婆闻言,沉吟了起来。她是靠放债收利过日子的。利息虽然很高,但这是市面行情,不是她一个人兴下的。很多穷人不能按期归还或者根本还不起,也是常事。她知道窦秀才是个知书识理的老实人。他自来楚州以后,连续三年都是按期还清了本利,再借新债。今天不能还债,一定是手头困难,蔡婆也就不再催,只是说:“窦秀才,你是知道的,我家男人死得早,没有田产、商铺,我寡母孤儿的靠放债为生,日子过得也艰难。今天,你没有钱就算了。缓几天,等你有了钱时就再还我也行!”

“那是当然!”窦天章陪着个笑脸,感激不尽地说:“你请放心,小生决不是有钱不还故意赖债的人!”

“那好,”蔡婆站起来说,“我走了!”

“婆婆慢走!”小端云也和爹爹一起起身送客。

“这娃嘴真甜呀。”蔡婆爱抚地抱起了小端云,从怀中掏出一块芝麻糖说:“给你。”

小端云尽管好久没吃过零食了,很想接过来美美地吃下去,可还是摇了摇头

说：“我不要，谢谢。”

蔡婆说：“怎么不要呀？嫌芝麻糖不好吃吗？”

小端云又摇了摇头说：“不，芝麻糖好吃。爹爹说过的，好孩子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。”“啊，你是要叫你爹允许了才吃呀，真是乖孩子。”蔡婆微笑着转对窦天章说：“秀才，你就让娃吃吧。”

窦天章点了点头，表示默许。小端云这才接过蔡婆再次塞过来的芝麻糖说：“谢谢婆婆。”蔡婆出门上了路。小端云又在门口摇着小手说：“婆婆慢走呵，有空来家玩。”

蔡婆又回头望了望小端云，真从心眼里喜欢这个孩子。她想，我只生了一个男孩，丈夫就去世了，如果再有个端云一样的女孩该有多好。小兄妹俩一起玩，就有伴了。

窦天章这时想的是钱，双眉紧锁地发愁，这到期的本和利怎么还清呀？每天的收入又不多，父女俩一天开门七件事：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哪一件也少不了呀……这日子可真难过哟！

小端云忍着口中的涎水，有礼貌地把手中的芝麻糖往爹爹口中一塞说：“爹爹，你吃。”

窦天章口含着芝麻糖没有吃，激动的泪水却禁不住流了出来。他知道女儿从来不吃独食，吃什么都想到了爹爹。他为有这么好的女儿而感到高兴。他想，这不就是“家贫出孝子，国乱显忠臣”吗？他一把抱起女儿，爱不释手地亲了个好久好久。

父女俩沉浸在天伦之乐当中。

